

手稿整理

徐復觀〈宋詩特徵試論〉手稿整理小記

陳惠美*、謝鶯興**

前言

〈宋詩特徵試論〉是徐復觀教授著，薛順雄教授編校《中國文學論集續篇》的第二篇論著，也是徐教授已出版的專書，目前東海典藏諸多手稿，現存留者並經整理的第九本著作。

〈宋詩特徵試論〉現存兩件手稿，第一件是徐教授寫在稿紙上，佈滿塗抹修改的痕跡，簡稱「手稿一」。第二件是將發表在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》第 11 卷第 10 期（1978.10）的抽印本剪下，在文件上進行修改，不僅可以看到發表時的原貌，更可看到徐教授在稿件上增刪修改與塗抹的字跡，簡稱「手稿二」。

單篇發表時，先在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》第 11 卷第 10 期刊登（簡稱「論文一」），根據篇末所署「六十七年八月初稿」，知第一件手稿成於該年的八月。

此後，又再分為兩個主題，第一個主題〈宋詩特徵基線的畫出者——宋詩特徵試論之一〉，在《明報月刊》第 14 卷第 5 期（總 161 期，1979 年 5 月）刊載；第二個主題〈黃山谷在宋詩中的地位——宋詩特徵試論之一〉，在第 14 卷第 7 期（總 163 期，1979 年 7 月）刊載。合稱為「論文二」。

將分兩次在《明報月刊》刊載的內容，與「論文一」對照，發現僅刊出：一、問題的提出；二、宋詩特徵基線的畫出者（以上為〈宋詩特徵基線的畫出者——宋詩特徵試論之一〉，但未分單元或單元序號及立標題）；三、黃山谷在宋詩中的地位及杜詩的影響；四、黃山谷的詩論（以

* 僑光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副教授。

** 東海大學圖書館退休館員。

上為〈黃山谷在宋詩中的地位——宋詩特徵試論之一〉，分：杜甫對黃山谷的影響，與黃山谷的詩論兩個單元，但未標示序號）。而第五單元的「前人對宋詩的批評」與第六單元的「形成宋詩特徵的背景」，目前尚未查得刊登在哪份刊物。

藉由兩件手稿的整理，再與兩篇論文及專書內文對照，發現有幾種差異。

壹、篇名及分節序號與各立標題的差異

一、篇名的差異

因為「論文二」分兩次刊載，各次都有各自的標題，再加上「宋詩特徵試論」的副標題，但篇名已經有所不同。

手稿	論文一、手稿二、專書	論文二
宋詩的特徵問題	宋詩特徵試論	宋詩特徵基線的畫出者：宋詩特徵試論之一 黃山谷在宋詩中的地位——宋詩特徵試論之一

二、分節序號及各立標題的差異

因為「論文二」分兩次刊載，第一次收錄「一、問題的提出」及「二、宋詩特徵基線的畫出者」兩個單元；第二次收錄「杜甫對黃山谷的影響」及「黃山谷的詩論」，兩個單元。第一次刊載的分節及標題，和「論文一」相同，但第二次刊載的無序號，僅見各單元標題，且僅與第四節的標題符合，故不列入表格之中對照。

手稿	論文一、手稿二、專書
一	一、問題的提出
二	二、宋詩特徵基線的畫出者

三	三、黃山谷在宋詩中的地位及杜詩的影響
五	四、黃山谷的詩論
六	五、前人對宋詩的批評
七	〔六〕 ¹ 形成宋詩特徵的背景

上列「手稿一」，序號雖然分為七個單元，漏列了序號「四」，且未在各單元序號下再給予標題。「論文一」分為六個單元，各單元也都另立標題，而「手稿二」、「專書」沿用這種的標示，由此可以看出從初稿到單篇發表時，為了顯示各單元談論的主軸，刻意加上各個標題的用意。

貳、文字內容的差異

文字內容的差異，其差異少者，僅數個字；差異多者，可達五百多字，可見其修改增刪之鉅變。

全篇在文字內容的差異上，有 466 處，五百字以上的 1 處，三百字以上的 1 處，二百字以上的 2 處，一百字以上的 2 處，五十字至一百字間的有 6 處。

以下僅概述一百字以上差異的文字內容，並點出其修改的類型。這種的差異變動，從不同篇的手稿、論文及彙編成專書的先後順序來看，可以歸納為：(一)「手稿一」和「論文一」的差異，亦即是「論文一」對「手稿一」的修改。(二)「手稿二」和「論文一」的差異，即「手稿二」對「論文一」的修改。(三)「手稿二」與「專書」的差異，即「專書」對「手稿二」的修改。

從這些差異，也可以看到徐教授對這篇論文的修改歷程。茲從歸納為三大類中，再分別概述差異在一百字至五百多字之間的內容。

一、「論文一」對「手稿一」的修改

此類即是「手稿一」和「論文一」的差異。見於第五節「前人對宋詩的批評」的第一段（「現在把宋人及宋以後人對宋詩的批評」段）。

¹ 按，專書此節序號「六」字，手稿二、論文一作「五」字，但前面已經存在，重複。

本段是摘錄若干前人所批評的資料，其「(八)、方虛谷撰《瀛奎律髓》中方《批》及紀（曉嵐）《批》」條，「論文一」補入 314 字，見第 2 小條，是「手稿」原本沒有的：

2.卷四十三：山谷〈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〉及〈十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新舊載酒追送聊為短句〉兩詩，方《批》：試通前詩論之，「直知難共語，不是故相違」。即老杜詩「直知騎馬滑，故作泛舟回」也。凡為詩，非五字七字皆實之為難。全不必實，而虛字有力之為難。「紅入桃花嫩，青歸柳葉新」，以入字歸字為眼。「凍泉依細石，晴雪落長松」，以依字落字為眼，「櫟柳枝枝弱，枇杷樹樹香」，以弱字香字為眼。凡唐人皆如此，賈島尤精，所謂敲門推門，爭精微於一字之間是也。然詩法但止於是乎。惟晚唐詩家不悟，蓋有八句皆景，每句中下一工字以為至矣。而詩全無味，所以詩家不專用實句實字、而或以虛為句，句之中，以虛字為工，天下之至難也。后山曰：「欲行天下獨，信有俗間疑」。欲行信有四字，是工處。「剩欲論奇字，終能諱秘方」，剩欲終能四字，是工處。簡齋曰：「使知臨難日，猶有不欺臣」。使知猶有四字是工處。他皆倣此。

增入方虛谷對〈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〉及〈十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新舊載酒追送聊為短句〉兩詩的《批》語，表現方《批》認為「詩家不專用實句實字、而或以虛為句，句之中，以虛字為工，天下之至難也。」

其次是在本篇的篇末，「手稿一」最後是「錄山谷兩詩，以供讀者與他的詩論對照」等 182 字，「論文一」修改成「六十七年八月初稿」，「手稿二」再改為「一九七八年八月初稿」。「手稿一」的原文如下：

最後我錄山谷兩詩，以供讀者與他的詩論對照。〈登快閣〉：「癡兒

了卻公家事，快閣東西倚晚晴。落木千山天遠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。
朱弦已爲佳人絕，青眼聊因美酒橫。萬里歸船弄長笛，此心吾與白鷗盟。」〈病起荊江亭即事二首〉之一：「閉門覓句陳無己，對客揮毫秦少遊。正字不知溫飽未，西風吹淚古藤州。」陳后山（無己）作『正字』的小官，俸祿微薄。而后山又有高節，後以不接受趙挺之贈裘，以至受寒而死。第三句念后山的飢寒。秦少游被貶藤州身故，【第三句】²念少游的客死。

以上是「論文一」對「手稿一」的修改，超過一百字以上的例子。

二、「手稿二」對「論文一」的修改

「論文一」和「手稿二」的差異，即「手稿二」對「論文一」的修改。

本篇文字差異最大的，見於第二節「宋詩特徵基線的畫出者」的第四段（「上面所述梅、蘇、歐、王諸人的風格」段）。

第四段是承接第三段引述梅堯臣、蘇舜欽、歐陽修、王安石等四人的風格不完全相同，「但有一共同傾向，即是要從唐人比較濃麗膏腴的風格中擺脫出來，甚至在用意用字上，也想從唐詩慣用的格套中擺脫出來，以開闢出新的境界。」提出：「樸素雅淡、清新平易，是他們詩的共同特徵。」

首先在「對宋詩的特徵而言，如後所述，他們畫出了一條基線」之後，「手稿二」增補 245 字爲「論文一」所沒有的文字：

在這裡必須一提的，自王（？）徐鉉兄弟及王禹偁們的「白體」後，因白樂天詩的風格與時代新精神相合，他在宋詩中，不知不覺的有如繪畫的粉本，各家在此粉本上，再加筆墨之形，前人謂歐陽修學

² 按，此「第三句」念少游的客死，而第二句是「正字不知溫飽未」，是掛念是否溫飽，是否爲「第四句」的筆誤。

韓愈而兼及白居易，實則在他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出白居易而不易看到韓愈。蘇軾在〈留別杭州三絕句〉的標題〈序〉中謂：「平生自覺出處老少、粗似樂天」，遂唱出「出處依稀似樂天」之句；我們不難在他的近體詩中所浮出的白詩的面影。黃山谷用樂天詩作〈黔南詩〉，他自己的解釋是「少時誦熟」，久而忘其為何人詩也」(《道山清話》)。《艇齋詩話》，亦記有他用樂天詩三則。我懷疑北宋詩人，在「白體」都有白詩的底子。這是言宋詩特徵，為前人所忽的。

增補了白居易在宋詩中，「有如繪畫的粉本」，引蘇軾、黃山谷的作品，以及《艇齋詩話》的記載為例證。

同段又在敘述「山谷對詩的要求，他自己或未能達到，而安石都早已達到了」之後，「手稿二」增補 534 字，為「論文一」沒有的文字：

正因為如此，所以在宋詩話中，王、黃並稱，且多於蘇、黃並稱，而山谷的服膺安石，實在服膺東坡之上。《垂虹詩話》謂：「山谷尉葉縣日，有『俗學近知回首晚，病身全覺折腰難』之句，半山老人見之，擊節稱賞……逐除北都教授」。而《道山清話》記王介甫改杜甫「天闕象緯逼」之「闕」為「閑」，「黃魯直對眾極言其是。貢父聞之曰：『直是怕他』」。實則此乃由「服他」而來。《習學記言》卷四十七言唐五七言律有「勻緻麗密，東思宛轉」，及杜甫的「以功力氣勢，掩奪眾作」的二體。而謂：「王安石、黃庭堅，欲兼用二體，擅其所長，然終不能庶幾唐人」。葉適的話中流露出兩種意思：一是王、黃二人的用心相同，一是二人的作品與唐詩劃界。因用心相同，所以山谷對自己與王的造詣之所至，是冷暖自知的。「陳無己云，山谷最愛舒王『扶輿度陽羨，窈窕一川花』，謂包含數個意。」(《王直方詩話》)，山谷曾效荊公六言詩(《高齋詩話》)。〈詠淮陰侯詩〉，荊公與山谷，「事同意同」(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十〈議論〉)，當係由山谷熟讀王詩而暗合。山谷又曾效荊公〈游石牛洞〉六言詩。

石牛洞有山谷寺，因自號「山谷道人」，「略寓景行之意」。〈次韻荊公西太一宮壁詩〉，而嘆「真是真非安在？」有〈懷半山老人再次韻詩〉則云：「草《玄》不妨準《易》，論詩終近《周南》」，「推許至矣」。（以上見張佩綸《澗于日記·光緒己丑三月初七日條》）。又神宗挽詞，以箕子比荊公（同上〈三月十六日〉）。惜「王介甫刻意於文，而不肯以文名。究心於詩，而不肯以詩名」（《寓簡》卷八），所以他論文論詩的文字絕少，詩的聲氣遠不及山谷，本文遂不得不以山谷為中心。但由上所述，斷不能忽視他在宋詩中的重要地位。

首先補入「在宋詩話中，王、黃並稱，且多於蘇、黃並稱，而山谷的服膺安石，實在服膺東坡之上」的話，再引《垂虹詩話》、《道山清話》、《習學記言》、《王直方詩話》、《高齋詩話》、《能改齋漫錄》、張佩綸《澗于日記·光緒己丑三月初七日條》、《寓簡》諸書的記載來證明他所增補的說法。

以上是「手稿二」對「論文一」的修改，超過二百字以上的段落。

三、「專書」對「手稿二」的修改

「手稿二」與「專書」的差異，即是「專書」對「手稿二」的修改。這類修改的字數，與前兩類相較之下，明顯地是少了一些，如在第五節「前人對宋詩的批評」的第一段（「現在把宋人及宋以後人對宋詩的批評」段），是摘錄前人對宋詩批評的資料。

在「(十七)」先摘錄「清王士禎〈答師友傳詩錄〉」之後，「專書」補入 53 字為「手稿二」所無的文字：

又《居易錄》：「宋謝邁幼槃：江西詩派二十五人之一。呂居仁稱其詩似宣城，未為篤。然亦清逸可喜。而涪翁（山谷）沉雄豪健之氣，則去之遠矣。」

又，第三節「黃山谷在宋詩中的地位及杜詩的影響」，在第二段（「山谷學杜甫」段），引錄了九條材料，說明「杜詩是在那些方面給山谷乃至

宋詩以影響」的解說後，接著在第三段（「但這裏因方虛谷常說「黃山谷專學杜」這類的話」段），對「山谷在〈大雅堂記〉中說杜甫晚年的詩是『無意而意已至』」的說法，「專書」增入：「所謂『無意而意已至』，如前（七）、（九），所引之例，素樸真摯而自然。山谷認為，」等 27 字及一個逗號，再接上「要體認到這種境界」，是需要熟讀《國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、〈離騷〉、〈九歌〉等，否則「安能咀嚼其意味，闡然入其門耶。」

以上是「專書」對「手稿二」修改的少數例子。

小結

〈宋詩特徵試論〉全篇在文字內容的差異上，共有 466 處，五百字以上的一處，三百字以上的一處，二百字以上的二處，一百字以上的二處，五十字至一百字間的有六處。也可歸納為上的三種類型。但有一個特例，是見於第二節「宋詩特徵基線的畫出者」末的附註「②」。該註標示：「以上乃轉用錢鍾書〈宋詩選注序〉頁十二注（二）的材料。我沒有去查他所根據的原典。錢氏以通博見稱，其言當可信。」

「論文一」在此增補了「手稿一」所無的 93 字，但在「手稿二」却又將其塗除：

但他在此長序中所表現的對宋詩的見解，尚停留在浮光掠影階段，未能深入。尤其是他不了解黃山谷，所以只選他四首七絕和一首七律。本文很少採用他的觀點。至流行數十年之久的胡雲翼的《唐詩研究》、《宋詩研究》，其淺薄更不足論。

未能知曉刪除的原因為何？此處對錢先生的言詞，與徐教授在〈陸機文賦疏釋〉篇末附記說：

初稿刊出於《中外文學》，一九八〇年六月一日第九卷第一期。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一日重校，十一月三校。

因錢鍾書先生《管錐篇》中亦論及〈文賦〉，而見解頗有異同，故

托陳毓罷先生將此文轉請一閱。錢先生於九月七日來信謂：「注則訓詁精博，疏則解析明適」。而以兩人在「釋虎濟偉諸節，冥契尊見。獨學無友，閉門造車而竟不孤有鄰，出戶合轍，又竊以自壯也」云云。錢先生以風骨及宏博為國內外推重，其謙沖若此。惜無緣相識，又地隔山河，不能多多請教也。謹識數語，以資紀念。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晨六時。

據薛順雄教授〈編後小記〉(篇末署「民國七十年五月廿五日」)記載，《中國文學論集續篇》是：

在去年秋天，徐師應邀自港來臺，參加中央研究院所舉辦的『第一次國際漢學會議』，後順便到臺大醫院作全身的體檢，無意中發現有胃癌的現象，經過一番順利的手術之後，依醫師之囑，暫留在臺療養。養病中，我曾數次前往探問。在潤別的歡敘中，我曾建議徐師，將近年來所發表的有關文學評論的文章，略加整理後，刊行於世。

也就是在 1980 年即著手整理。而本篇「論文一」是發表在 1978 年 10 月，但不知修改於何時？最遲也當在 1980 年，徐教授「在養病中重閱一過，有的稍作補充」時修改的。補充了〈陸機文賦疏釋〉篇末附記，塗除了〈宋詩特徵試論〉「論文一」附註的評論，或有可能的。

在此借用〈編後小記〉所說的：「徐師在這些文章中，所呈顯出地那種嚴謹的治學態度，誠懇的求真精神，銳利的批判眼識，以及周密的解析與推理的能力」，相當值得我們後生小輩們的效法。